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7/517
7 July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7年7月5日

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向你转递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黑尔·沃尔登塞先生给你的信,内容关于苏丹伊斯兰民族阵线(民族阵线)政权针对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先生的未遂刺杀阴谋。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强烈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特斯法·阿莱姆·塞尤姆(签名)

附件

1997年7月4日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五条写此封信,要求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苏丹伊斯兰民族阵线(民族阵线)政权的未遂国际犯罪阴谋。如果这次阴谋成功的话,将会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

1997年4月20日,我国政府极其痛惜地发现,民族阵线政权阴谋刺杀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先生,从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的规则。

被控从事此一恐怖主义任务的苏丹军官内斯勒丁·巴巴卡尔·阿巴·海拉特上尉在未受胁迫情况下供认,按照计划,这次刺杀由海拉特上尉亲自实施,办法是于1996年11月14日渗透进厄立特里亚,混入苏丹反对派联盟“民族民主联盟”(民盟)的内部。海拉特上尉还证实说,这起国际罪行是由民族阵线政权的最高层领导人策划的,直接参与此事的高级政府官员包括:

- 苏丹议会议长和民族阵线领导人谢赫·哈桑·图拉比;
- 民族阵线政权的国家元首奥马尔·贝希尔将军;
- 全国大会总书记加齐·萨拉赫丁;
- 农业部长和民族阵线保安主任纳菲·阿里·纳菲。

海拉特上尉是苏丹公安部成员。海拉特上尉于1982年从苏丹军队退役,他在1991年经民族阵线特别挑选,同来自一些外国的另外38名“圣战者”一道,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训练。因涉嫌企图刺杀穆巴拉克总统而遭通缉的埃及恐怖主义分子哈姆扎·穆斯法就是这一团伙的成员。1994年,海拉特在苏丹公安部总部与一小批精干分子一道,在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卡洛斯的手下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进一步训练,其内容有刺杀、使用炸药、绑架、制造车祸及其他各种颠覆活动。当时,这批

人以谢赫·侯赛因的代号称呼卡洛斯。

现被承认为“民族阵线最忠诚干部中的第169位军官”的海拉特上尉在奉命前往厄立特里亚执行任务之前，曾分别于1994年及1995年11月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执行秘密任务。

按照计划，在厄立特里亚的刺杀任务由海拉特上尉单独执行，但与此同时也从喀土穆派出其他颠覆活动支援小组。选择采用这一办法是因为参与该计划的民族阵线高级领导人之一加齐·萨拉赫丁认为，“应吸取在亚的斯亚贝巴刺杀穆巴拉克未遂所犯错误的教训”。萨拉赫丁和参与策划这一行动方案的其他军官还指出，厄立特里亚政府可能已采取安全防范措施，而且没有伊斯兰慈善组织可以为大批特遣人员提供适当掩护。

这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方案还包括万一海拉特上尉被俘或任务失败时的应急“口供”，以排除民族阵线政权与此事的任何关联。海拉特上尉实施行动的最后期限是1997年4月30日，他至迟须于5月10日返回喀土穆。万一他被俘，喀土穆将公开他出发前两天于11月12日按萨拉赫·布什准将的直接指示录制的“口供”录像带。这个录像带中编造的“口供”是要证明：

- 海拉特是民盟的一名特务，奉派在奥马尔·贝希尔将军于1996年1月斋月访问中非共和国期间刺杀他；
- 这个阴谋是埃及人策划、支持和唆使的；
- 亚西尔·阿尔曼(阿斯马拉苏丹人民解放军发言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 这伙人是在中非共和国和苏丹边界一带被俘的。

录像带中编造的谎言还说，海拉特于被监禁八个月之后获释。

海拉特上尉的伪装于4月20日被民盟揭穿。海拉特上尉除了详细交代出刺杀伊萨亚斯总统的阴谋外，还证实民族阵线政权的各种颠覆和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其中除其他外包括在苏丹东部的吉尔巴、法奥、马哈塔II等营地，为所谓的厄立特里亚圣战组织建立训练营；在朱巴为乌干达“上帝抵抗军”建立训练营；在阿布·森

贝勒为埃及圣战组织建立训练营以及在安塞鲁附近为乍得圣战者组织建立训练营。

民族阵线参与这一企图谋杀另一位国家元首的恶毒阴谋，不容置疑，这更加证明了这个野蛮政权为了达到其颠覆、恐怖和破坏稳定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刺客已经供认，这一谋杀阴谋的首要目的是“在厄立特里亚制造政治混乱，促进民族阵线的利益”。

这实际上就是整件事的根本实质。正如厄立特里亚政府几年来一再提醒安全理事会的那样(1994年1月3日和31日及4月1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这些“利益”就是民族阵线公开宣布的目标，即通过公然的颠覆和恐怖主义行动来破坏邻国及整个大陆的稳定，以求得生存。因此，民族阵线继续违反所有的公认国家行为准则，推行各种国际不法行为，以破坏区域安全并庇护和唆使国际恐怖主义。

民族阵线政权正是为了推行这些颠覆战略而于1991年4月以阿拉伯人民和伊斯兰会议(阿伊会议)的名义，在喀土穆成立了一个由民族阵线领导人谢赫·哈桑·图拉比为主席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在1995年通过的秘密决议除其他外声称，“非洲之角的一些政权将在今年垮台”，因为它所支持的一些极端主义势力“正在取得进展”。

民族阵线干涉厄立特里亚内政的行为可追溯到这个非法政权夺取苏丹权力的最初几年。在过去八年中，虽然厄立特里亚政府努力规劝民族阵线停止其好战的行为，但它的无端颠覆与敌对行动一直在升级。以下是它一再从事挑衅行为的几个例子。

- 在1992年至1997期间，民族阵线主要通过胁迫手段，从难民营中招募了数百名厄立特里亚人，在拉海德及盖达尔夫和卡萨拉市附近的其他营地进行军事和保安训练；
- 它帮助这些团伙一再越界侵入厄立特里亚，从事埋设地雷和肆意攻击平民目标等颠覆行动；
- 雇佣军成员中常常包括苏丹人、阿富汗人、摩洛哥人、突尼斯人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他各类恐怖主义分子；

- 民族阵线政权还实施其“苏丹化项目”，强迫其险恶阴谋所需的厄立特里亚难民接受苏丹国籍；
- 苏丹保安当局在难民营中进行大规模的骚扰和恐吓，拘押和审讯那些反抗其恣意妄为伎俩的人。

如果本信很长，那是因为我国政府要象以前所做的那样，向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苏丹政权的不正当做法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政府深信，除非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予以制止，喀土穆的民族阵线政权不会停止其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民族阵线在联合国尚待处理其涉嫌共谋进行一项类似行动的案件的时候，仍企图谋杀厄立特里亚国家元首，实际上表明了它对国际公约和机构极端蔑视。因此，从前听任民族阵线政权实施那些不可接受的暴行的宽容态度，必须予以收紧，并且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制止其非法行径。

依照已于1977年2月生效而且苏丹为缔约国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企图或阴谋谋杀国家元首是国际罪行，而且此类犯罪行为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

民族阵线政权刺杀伊萨亚斯总统的阴谋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违反大会于1994年12月9日通过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该宣言指出，“各国必须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的其他有关规则，不要组织、怂恿、协助或参与其他国家境内的恐怖主义行为……”。

此外，苏丹政府从事此种犯罪行为，是无视1970年10月24日所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重申上述原则。

最后，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我代表厄立特里亚政府呼吁安全理事会不再拖延地立即针对苏丹民族阵线政权采取适当的行动。

外交部长

黑尔·沃尔登塞(签名)

附文一

厄立特里亚向非洲统一组织第三十二届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提出的声明

让我通过书面提出的这份文件告诉你们,苏丹伊斯兰民族阵线政权所进行的颠覆破坏行动,正在我们区域以及整个非洲制造纠纷我要一开始就强调,我们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想要求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一级采取行动,而只是要把我们多年来收集到的证据向我们的姐妹国提出。

民族阵线在过去七年一直实行一种区域扩张和破坏稳定战略,这种战略挑起了与其大部分邻国之间关系的紧张。民族阵线的公然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及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事实上已促使联合国对苏丹实施外交制裁,在未来几个月里将重新审查这些制裁。

你们可能记得,非统组织冲突预防机制中央机关第三次会议早些时候已敦促民族阵线政权不要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并且在其与邻国的关系上遵守《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

国际社会也指控和强烈谴责苏丹对其努巴山区和整个南部的二等公民施行奴役和种族清洗。

民族阵线政权进行其颠覆和恐怖主义行动所采用的工具之一,是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所谓阿拉伯人民和伊斯兰会议(阿伊会议)。阿伊会议于1991年4月在喀土穆成立,结合了来自71国的极端主义团体。

阿伊会议是要向这些团体提供组织、政治、军事和财务上的支持,以协助它们根据它在定期会议上通过的短期和长期战略以暴力破坏社会稳定和夺取权力;大部分的定期会议是秘密和机密的。我在下面引述这些文件的有关摘录。

在1991年成立会议上通过的内部秘密备忘录确定,根据民族阵线政权的精神和概念建立政府,是该组织的关键战略目的之一。为此目的,阿伊会议将着重阿尔及利

亚、尼日尔、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得、塞内加尔、突尼斯、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巴勒斯坦和海湾国家,作为在最近的将来的工作重点地区,同时拟订新计划,在伊拉克和埃及创造有利的形势。苏丹将被用来作为实现这些极端主义目的的跳板。

阿伊会议除了这一广泛战略外,在其后来于1995年第一季度在喀土穆举行的会议上还拟订了具体的颠覆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不同的首都建立了八个中央办事处,负责明确的任務如下:协调政治活动和设计恐怖主义行动,以及编写战略研究和收集经费。这八个办事处是:

- 萨那办事处:监督海湾地区极端主义运动的活动;
- 摩加迪沙办事处:监督在非洲之角地区的这种活动;
- 喀土穆办事处:监督在乌干达、肯尼亚、喀麦隆、乍得、埃及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颠覆行动;
- 罗马办事处:管辖马格里布各国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
- 卡拉奇办事处:监督在阿富汗和阿尔巴尼亚的活动;
- 德黑兰办事处:监督在中亚各国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活动;
- 伦敦办事处:处理战略研究、发表新闻及宣传传播品的任务;
- 纽约办事处:主要责任是筹款。

虽然不能夸大阿伊会议执行这些恶毒的破坏稳定方案的能力,但也不能低估其组织触角遍及广泛地区的影响,以及民族阵线政权一旦得势就会完全不负责任地大肆屠杀的情况。

阿伊会议的第四次会议在其七点决议中进一步呼吁采取颠覆行动来破坏中东和平会谈,以及加紧它在海湾国家的行动,以便“在该地区实现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统治”。关于它在非洲之角的邪恶阴谋,该决议透露:

“会议注意到在非洲尤其是在非洲之角地区已开始改变,在那里,尽管面临凶猛的扑灭攻击,伊斯兰运动已站稳脚跟,力量和势头日益强大…穆斯林已在乌

干达北部兴起…肯尼亚伊斯兰党已成为肯尼亚舞台的积极有效势力…伊斯兰运动已开始埃塞俄比亚活跃,在最近的一次群众示威中,一百万穆斯林要求以伊斯兰教法作为穆斯林(埃塞俄比亚)国的宪法…在厄立特里亚,伊斯兰圣战运动已组织起来,团结力量…其军事行动已开始有成果…”。

该决议进一步激励其成员:“我们神圣的义务促使我们必须充分支持这些伊斯兰运动……有上帝的帮助及指导,伊斯兰教不久将回到非洲之角,一些政权在势不可挡的伊斯兰潮流之下,将在今年跨台”。

我也许应该在这里强调,提及伊斯兰和伊斯兰社会,并无宗教基础。民族阵线及其各种协作者时常想援引伊斯兰教使其颠覆行动合法,这是一种低劣的政治手法,与可兰经的教导毫无关系。事实上,伊斯兰教是一种非常容忍的宗教,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同其他信仰和谐共处,尤其是在非洲之角这个拥有古老文化和各种宗教的地区。

喀土穆不仅是鼓吹骚乱和冲突的阿伊会议的东道主,而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向公约的恐怖主义团体提供训练和后勤设施。获得苏丹民族阵线政权提供保护和训练的一些臭名昭彰团体包括:

- 突尼斯纳赫达党;
- 利比亚基要主义运动,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他外围党;
- 埃及杰米亚伊斯兰组织(这个团体在民族阵线政权的充分支持下执行对穆巴拉克总统的暗杀企图);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也门、沙特阿拉伯的基要主义运动。

这些及其他的恐怖主义团体一直在一群常设营地卡萨拉、盖达尔夫、塞纳尔、杰贝奥利雅--以及该政权为了规避侦查而定期设立的机动训练中心接受训练。

苏丹公然干涉其邻国的事务已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引起再三抗议。

你们大概记得,1995年8月28日乌干达对苏丹提出抗议,它指控苏丹供应武器给

颠覆团体以及便利它们渗透进乌干达北部和西北地区。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细心收集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完全确定民族阵线政权参与去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企图暗杀穆巴拉克总统。这种恐怖主义行动不仅侵犯邻国的主权及抹煞其友好款待，并且是对非洲和非统组织的一种侮辱。

现在让我简短地叙述喀土穆对我国的颠覆行动。

民族阵线政权早在1989年就开始干涉厄立特里亚的内政。民族阵线希望难民营的穷苦情况使它得到一个征募雇佣军加入其邪恶阴谋的良好场所。因此，它开始利用各种引诱，征募新成员加入它所称的“厄立特里亚圣战运动”。

这种无端的颠覆和敌对行动继续增加，尽管我们再三努力劝民族阵线停止其好战的行为。兹从一系列这种挑衅的行为中举出几个个案如下：

- 在整个1992年和1993年期间，民族阵线政权主要通过胁迫，从难民营中征募了几百名厄立特里亚人，使他们在拉海德及靠近盖达尔夫市的其他营地接受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训练；
- 它帮助这些团伙再三越过边界侵入厄立特里亚，进行布雷的颠覆行动及肆意攻击非军事目标；
- 雇佣军团伙成员中常常包括苏丹人、阿富汗人、摩洛哥人、突尼斯人及其他极端主义者；
- 民族阵线进一步发动其“苏丹化项目”，胁迫其邪恶阴谋所需的厄立特里亚难民接受苏丹国籍；
- 苏丹安全当局在难民营实行大规模的骚扰和恐吓运动，拘禁和审讯那些抵抗其恣意妄为伎俩的人。

厄立特里亚政府已经尽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忍耐，但仍抱着万一的希望，即它能成功地使苏丹放弃其正在走的危险路线，恢复其在本区域应有的地位，促进坚固的合作与睦邻关系。我们派遣高级别的部长级代表团去劝民族阵线停止其干涉和颠覆行

动。在双边安排一级的努力没有产生任何成果后，我们在1994年和1995年给安全理事会许多信和备忘录，向联合国提出呼吁。我们欢迎通过梅莱斯总统的斡旋进行的非正式调停，以及1994年7月三位领导人在埃塞俄比亚马凯莱举行的三方会议。所有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喀土穆顽固地始终拒绝讲理和克制。结果我们再也无法容忍对我们主权的侵犯，不得不在1994年12月断绝同苏丹的外交关系。

喀土穆在断绝外交关系后的行为是可以预料的。它继续火上加油，加紧其敌对行动：

- 在1995年第一季度内，民族阵线在恩图曼市以北的瓦迪赛义德纳军事学院培训更多的恐怖主义份子，并向他们提供各种武器；
- 喀土穆沿着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部署军事分遣队，公然的目的是为渗透的恐怖主义团伙提供掩护。

民族阵线这些日子指控厄立特里亚政府支持武装的反对运动，干涉其内政，违反国际法和睦邻原则，完全是假慈悲。真实的情况是，厄立特里亚政府迄今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报复民族阵线政权犯下的无数挑衅和破坏稳定行动。厄立特里亚政府深为珍惜使这两个姐妹国和人民连在一起的深远的历史、文化和战略联系，它不准备让民族阵线危害这些共同利益。

我没有谈到民族阵线政权在国内进行的可耻的暴行，尤其是它的奴役和种族清洗罪行。这些违法行为是对非洲人根深蒂固的价值的侮辱，不能以“战争无可避免的过分作法”或“干涉国家内政”来搪塞。这些违法行为是非洲及本区域各国正当关切的事，因为它们影响与危害区域和大陆的和平，并且对苏丹人民的尊严造成无法接受的伤害。民族阵线的可恶的奴役和种族清洗作法，确实必须加以责备。

关于它的对外破坏稳定野心，从其不可救药的行为可以明白看出，民族阵线可以把本区域拖进无止境的骚乱和流血。它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现这点，是因为它无政治上的支持者，也无军事和财政能力来实现其邪恶的梦想，它现在所处的地位实际上很脆弱。然而不可低估它构成的潜在危险。

附文二

奉命刺杀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总统的
喀土穆伊斯兰民族阵线(民族阵线)政权当局公安部
成员内斯勒丁·巴巴卡尔·海拉特上尉的供词

问：你的全名叫什么？

答：内斯勒丁·巴巴卡尔·阿巴·海拉特·布什。

问：你的年龄？

答：32岁。

问：你的职业？

答：公安部上尉。

问：你的前一个职业是什么？

答：人民武装部队副官。

问：你的出生地点？

答：我于1965年出生在赞吉行政区。

问：我们要你简要讲一讲你的教育情况。

答：我在赞吉出生和成长，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到高中二年级时，我离开了学校。随后，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赞吉，前往喀土穆，那是在1981年。

我于1982年参加苏丹武装部队，确切地说是参加了喀土穆的边防部队。我在首都一直逗留和工作到1984年，那年我被调到上尼罗省。我在那里一直待到1989年。我曾在马拉卡尔、库巴尔、希库、纳绥尔、博尔和阿约特工作过。在马拉卡尔农村，我所在的是加塞拉区。后来，我去了苏丹西部的尼亚拉，并在那里待到1991年。就在那一年，我叔叔被刺杀。我的家人要我取代他的位置，因为他一直是全家的生活依靠。按照家人的意愿，我于1991年从武装部队退役并得到退伍费。

问：你从军队退伍时的军衔是什么？

答：副官；我从事的是后勤事务，曾在当地为人民防卫部队设立了一个大型军营。

问：在哪里？

答：在宰海卜·沙鲁地区。我开始了军营活动，并于1991年7月接到来自省长 Abu Fatimah Abdullah、以及来自指挥官 al-Tayyib Sikha 和 al-Tayyib Ibrahim Muhammad Khair 及该地区其他行政长官的指示，命令我指挥两个连在努巴山执行军事行动，我们部队于1991年7月初进入该地区。在到达卡杜格利地区后，我们前往叛军所驻扎的塔卢希。在我们行动的第二天，我右脸颊受伤，被转到喀土穆接受治疗。我的家人、al-Tayyib Ibrahim Muhammad Khair、Abu Fatimah Abdullah 省长和其他领导人都到医院探望了我。

问：你在医院住了多久？

答：约十八天。其后，我休养了三天，随后就被召到安全局总部。

问：是谁召你去的？

答：他们是同我叔叔 Amir al-Dalnaqawy Basisy 一起来找我的。我们来到了总部，当时在场的有 al-Tayyib Ibrahim Muhammad Khair、Abdullah Abu Fatimah、Salah Bush、Nafi Ali Nafi 博士和 Ghazi Salah al-Din 博士。他们所有人都称赞我为设立人民防卫营所作的工作。我的部队执行了任务，并同武装部队一道继续与叛军作战。所以，他们认为我应该参加安全局，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动身前往恩图曼以西的因德拉巴营地。

问：什么时候去的？

答：我是于1991年8月10日前去因德拉巴参加部队训练的。我一直在那里接受训练，并于1992年1月1日毕业。

问：那时有谁在因德拉巴营里？是否全是苏丹人还是其中也有外国人？

答：我们部队中有38名圣战者，其中18名是苏丹人，其他20名是外国人，包括埃及人、阿尔及利亚人、巴勒斯坦人、伊朗人和厄立特里亚人。

问：能把其中一些外国人的名字告诉我们吗？

答：在埃及人中，我记得Mustafa Hamza。他参与了在亚的斯亚贝巴刺杀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的未遂行动。另外还有Ali Mustafa和Tariq Mohamedein，他们来自吉扎的费萨尔王街。在巴勒斯坦人中，我记得Misira Suleiman、Islam Salamah和Hasan Arif。在阿尔及利亚人中，我记得Mahsan Salih、Rabi' Hasan和Habib Rabih。乍得人中有Muhammad Ali、Azz al-Din Husein、Adam Abd al-Hadi和Ahmad Shia。伊朗人中有Salah al-Din al-Husein和Abd al-Ilahi（我不记得他父亲的名字）。厄立特里亚人中有Abd al-Salam，他现在是厄立特里亚圣战者组织安全部门的主管。

问：你记得他父亲的名字吗？

答：哎呀，他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我们曾到过村庄这里，走访了他们在名叫卡拉里的地区位于加达里夫靠近当地中学的房子。除Abd al-Salam之外，也有住在卡萨拉的Bayyin，还有Isma'il。

问：同你在一起的苏丹人，他们都是军官吗？

答：是的，他们都是军官。

问：你是否已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答：我这批同期受训人中包括Mahir al-Tayyib Ahmed上尉——他与我一道参与了这次行动——此外还有……他们所有人都是上尉……al-Tijari Omar、Omar Sa'd、Mu'awiya al-Maghid、Yasir Ja'far、Anwar Ishak、Abu al-Qasim Hasan、Khalid Abu Bakr、Yusef Husein、Wad al-Amda、Usama al-Turabi、Taha Muhammed Taha、Ahmad Adam Ahmad、al-Amin Yusef和al-Haj Iysa Sharif。

问：Usama al-Turabi是不是Hasan al-Turabi的儿子？

答：是的，他是Sheikh Hasan al-Turabi的儿子，但他在抗折磨训练过程中被辞退。

问：在因德拉巴营的训练时间多长？

答：训练时间是6个月；在我到达营地时，初期训练已经开始。在我加入时，我们开始有关如何经受审讯的艰苦训练阶段。

问：在开始有关如何经受审讯的训练之前，你们在训练课程中学过哪些课程？

答：我们参加了安全方面的讲座、有关经受折磨方面的课程、宗教讨论会及有关全世界穆斯林的讲座。

问：为了经受审讯，你们接受了何种培训？

答：进行过高强度的艰苦军事训练，目的是培养体能和强化持久耐力，此外还有关于这一课题的讲座。我记得，在最后一天，也就是一个星期五，我们参加了一个有关如何经受折磨的课。当时，我们吃过早餐，然后前往清真寺去祈祷，读可兰经。没有人吹哨叫我们；到了中午也没有动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下午1点钟，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士兵们开始叫嚷：“叛贼、叛贼、谋反：你们想杀害Sheikh Hasan al-Turabi”。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绑了起来。

问：他们绑的是苏丹公民还是全体受训者？

答：他们把苏丹人和其他人都绑了起来。第一天，他们狠命地折磨我们；第二天，Usama al-Turabi被辞退。

问：他们是怎样折磨你们的？

答：他们把我们绑起来，将我们埋在那个地方的沙丘里。他们不给我们水喝，也不给食物吃，甚至直到晚上。我们就这样被持续折磨了整整八天。后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士气都已崩溃之后，他们才放了我们。经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我们接受了一次训话。

问：你们被逮捕时，被审讯过吗？

答：他们对我们说：我们中间有颠覆分子，企图谋杀Sheikh Hasan al-Turabi；他们想查清谁是这一密谋行动的组织者，谁是幕后指使人，如何商定这一计划，以及我们尽管与他们同在营地内，但却如何设法举行了会议。他们殴打我们。八天之后，他们告诉我们说，那是训练经受折磨的能力，而且，与埃及伊斯兰主义分子在埃及安

全部门手中所受的折磨相比,这还不算严重;那些人招供了,无缘无故地交代了其领导人的名字。结果,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开罗的贾巴勒·阿赫达尔监狱中把他们全部处死:总共400人。实际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被处死的原因是,他们犯了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重训练课程的这一方面,为的是避免这种错误。

问:在训练结束后,你们是在因德拉巴毕业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是在哪里毕业的?

答:我们是在安全局毕业的,而外国的伊斯兰主义分子则毕业于阿克萨情报中心。

问:你们毕业时的军衔是什么?

答:我们是人民武装部队--当然是指军队--的中尉。

问:你毕业后,在安全局做什么工作?

答:我在安全局和特别行动处工作。

问:安全局由谁负责?

答:Salah Bush上校。

问:谁负责特别行动安全?

答:Ahmad Mustapha上校。你在对外安全处工作过,由Abubakar Sherif al-Din Osman上校指挥,我还在监狱局工作过。

问:你主要在哪里工作?

答:在安全局。后来在特别行动处工作,然后调到对外安全处。

问:你在这些部门的工作是什么性质?

答:安全局负责喀土穆的安全和保卫。我个人在al-Haj Yusef区第三处工作,该处负责镇压叛教者。

问:能多谈些第三处和镇压叛教者的情况吗?

答:该处由全国伊斯兰阵线在al-Haj Yusef区第12街区Babakar Yusef教长家设立。Yusef教长是一个营地的一名指挥官,该营地的工作是保卫喀土穆。比如说,

如果晚间发生政变,可由该营地的部队来对付。显然,在营地内工作的人晚上不睡觉;他们在街上巡逻,以便一里发生政变,就将其挫败。

问: 反叛教组有多少部队?

答: 目前有整整一个旅,名称已从反叛教组改为反叛教旅。

问: 这些部队怎么部署?

答: 这些部队分布在整个al-Haj Yusef区;他们有自己的煤场、运输车辆和商店等。

问: 他们使用哪种武器?

答: 他们有G-3、Kalashnikou、RPG,甚至还有火箭发射器、倾卸卡车和搬运泥土的大型倾卸卡车。

问: 你在这些单位执行什么具体任务?

答: 我每天早上和晚上到Babakar Yusef教长的办公室领取报告。然后评估情况,考虑该怎么做,再将报告转给安全局。

问: 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 这些报告详细记述区内的情况,该区是否安全,详细记录重要人物的行踪,任何秘密会议,和街上人员聚集情况。比如说,如果我们得知某人已进入某人的住宅,我们就立即到该住宅搜捕。

问: 你们怎么执行这类任务?

答: 我会将报告转给安全局,再由安全局转给特别行动处,由特别行动处进行搜捕,并随后进行审问。喀土穆有传真机,但我们怎么找也没有找到。曾经发生过很糟糕的情况。我们到住宅去抓人,有时只用床单将他们一包就带走。搜捕一般在凌晨一、两点钟进行。我曾在al-Bahr区搜捕过名叫Abdulmum'am Muhammad Abdulrahman的一名农业工程师。他是复兴党党员,被怀疑拥有传真机。我们在他的住宅一直搜查到早晨,一无所获。我们最后走时给他留了一张传票。这种事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有时会抓一些退役将军,把他们带回我们那里,早上才

释放。有时会将他们关押七、八天。

问：你们是根据情报抓人呢，还是随意抓人？

答：根据情报抓人，但情报有时不准。记得有一次，一个叫Mahdi Babu的人，作出了极为挑衅的反应。所有退役将军每天都必须报告行踪。旅馆老板也要上交住店人员名单。

问：在安全局工作之后，你被调往何处？

答：我去了对外安全处，1994年，到乍得执行任务。

问：谈谈你在乍得的任務。

答：对外安全处收到情报，说在乍得境内有反对派成员，并设有办事处，还说有南方人进入乍得。这使对外安全处感到有些担心，恐怕在苏丹西部出现新的战线。我决定改扮成商人进入乍得。我带了600万苏丹镑，买了200袋海枣，还带了一封给Geneina海关的信，得以免缴关税。我就是这样进入乍得的。

问：随你一起去乍得的还有谁？

答：Sami al-Amin下士。我把他留在Absha，同我的一个亲戚待在一起，我的亲戚是个商人，名叫Isma' il。我一直去到N' Djamena和当地的苏丹市场。我收集情报，所有情报都证实，乍得首都沒有反对派成员。只有一些南方难民，在肯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发生变化后，从这些国家进入乍得的。难民们做些买卖，与政治无关。于是我就从N' Djamena回到喀土穆。

问：你向安全局提交报告吗？

答：是的，我告诉他们，N' Djamena没有反对派的迹象，他们相信我的话。

问：你执行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答：在休假一段时间后，我被派往中非共和国执行任务。具体地说，是去了Auir路，为Omar al-Bashir将军的访问做保卫工作。

问：他们为什么选择你执行这一任务？

答：1995年11月15日，我去过乍得的Dartat Atri。我们从Atri得到情报，1995

年11月在Mornia山和Jebal Jubun发生事件。第一个事件是，中央后备军的一支机动部队同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发生冲突，21名警察丧生。所以，派遣第494营前往该地，在战斗中政府军18人丧生。政府军报告说，他们重创了来历不明的部队，但一具尸体都没有找到。另外，我们从Geneina获得的情报说，反对派部队携带假美钞进入Atri，目的是破坏当地经济，他们还在那里开设了办事处。

从Geneina获得的报告基本上是可靠的。我记得当时我值班，早上下班。回家后接到电话，说反对派部队、尤其是反对派领导人驻在Atri。我奉命率领由一连受过特别训练的圣战者组成的特遣队前往该地。特遣队由大力士(Hercules)式飞机空运到Geneina。我与Sami接上头，并去了Jadu。11月17日，我到了Geneina的作战室。作战室由Mohamed Yas'm将军、Hadi al-Wasila旅长、第22旅指挥官Ibrahim Hasan Jalal以及负责严密安全局的Hasan Salih将军领导。他们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情况。

问：你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情报？

答：我获悉，反对派已抵达Atri，其领导人已进驻该地。我的任务是进入Atri。我得知，反对派部队在Atri城外，但其领导人在城内。上面命令我们进攻反对派在Atri的总部。上面还告诉我们，里面的人都已喝醉，我们要做的就是采取行动。当天是星期日，周末放假，里面的人真的都已喝醉。我们从Geneina开车去，开到半路下车，步行继续前进。穿过河流，从后面抵达Atri，清晨4时对营地发起进攻。抵抗很弱，从4时到上午10时30分，我们就控制了营地，切断了正常通讯，并缴获了所有文件。我按指示将文件送到喀土穆。文件都是用法文写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切断了他们的大功率无线电装备，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我们正要离开该地，来了一队乍得圣战者，他们在乍得是反对派。他们本该同我们一起进攻营地，但来晚了。

问：乍得圣战者是Idriss Deby政权的反对派吗？

答：是的。他们的营地在Ansero。我们离开乍得反对派部队，回到自己的驻地。我受到了物质奖励。

问：奖励金额多少？

答：500万苏丹镑。部队得到150万。他们很幸运，都分派到各使馆工作，只有Sami在Medani征募厄立特里亚圣战者，因为那样能挣大钱。跟随我的部队在领取奖金后解散，而我继续干我的工作。

问：你在安全局哪个部门工作？

答：在对外安全处。我去那里准备Omar al-Bashir's将军2月份在班吉会晤中非共和国总统安热-费利克斯·帕塔塞的访问计划。我执行这次任务时装成是一名商人，乘坐一辆装满免收关税的大袋的卡车。

问：你在中非共和国逗留多少天？

答：我是在斋月的5号去那里的，第二个月的2号或3号返回苏丹。

问：你是装成商人去班吉的？

答：是的。

问：你从班吉返回后，是继续在对外安全处工作，还是调到另一个部门？

答：我奉调到特别行动处总部，被派到负责审讯参与3月5日Awwad al-Karim al-Nagqr上校发动的未遂政变人员的委员会。审讯结束后，这些人被交付审判。

问：有多少人被押？

答：因参与Awwad al-Karim al-Nagqr上校组织的政变而被拘押的人，有两名退役军官兄弟Munir和Samir Abaro、Babakar Khalifa al-Jali少将、Muhammad Osman上校、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事务处的Usama Gandi，还有Asad Taj al-Sir和Mubarak al-Mahdi。

问：是哪一个人Mubarak al-Mahdi？

答：这只是一个叫Mubarak al-Mahdi的人。还有退役军人，其中一个人叫Asam，另一个叫Hasan或是Husein Barshim。在Kober监狱一共关押了大约12至13名参与喀土穆政变的犯人。这个委员会还负责调查8月7日苏丹港的未遂政变。我参加了那个月8日处理Awwad al-Karim's的人的会议。但是我的任务是将参与苏丹港未遂政变

的人带来。

问：共有多少人？

答：我可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退役上校Abd al-Marnf Husein、退役上校Omar Muhamddd Osmar Kejira和退役上校Fadl al-Said Abdnillah。还有一名商人Ibrahim Diyab以及Adil Ali Dehab、Abdul Mun' um Muhammad Yusef(苏丹港机场的一名官员)、Khedir Muhammad Khedir(在一个公司工作)和一名退休的海关官员Salim Brima。我带到喀土穆的共有8人。至于其他人，对他们的指控并无证据。

问：你参加调查了吗？

答：是，我确实参加了调查。

问：谁负责调查？

答：Yasir Ja' fer和Ma' awiya al-Baghid。他们负责审讯并使用酷刑。

问：使用什么样的酷刑？

答：手段是殴打、将人悬吊起来和不让睡觉，即将被拘押人绑在窗子的格条上，使他们不能睡觉。我们只有在祈祷和吃饭时才给他们松绑。这样就可让他们招供。

问：你说过你曾上过恐怖主义课程。这是在什么时候？

答：1994年我从乍得返回之后。

问：这一课程的时间多长？

答：只有三个月。

问：课程是设在安全局内还是设在安全局外？

答：设在安全局内，不过我们通常是在白天或晚间外出训练射击。

问：谁负责这一课程？

答：Sheikh al-Husein，他是经济和情报中心(喀土穆，哈马斯)行动主任。事实上，我发现Sheikh al-Husein就是“Carlos”。我是在他1994年底或1995年初被捕后发现的。我记得我去特别行动处总部，看到Sheikh al-Husein，证实他其实就是Carlos。

问：他在给你们上课时是否是用Sheikh al-Husein的名字？

答：每个人只知道他的名字叫Sheikh al-Husein。有一天当我抵达时，我发现军官被禁止入内，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我们军官享有特权，在进入时不需查问，因为我们都是很守纪律的。当我到了特别行动处办公室去上厕所时，发现办公室的厕所坏了，正在修理，上面挂了一块牌子说厕所坏了。我不得不穿过牢房。共有两间：一间是空的，另一间里面有一个人。我看见他就是Sheikh al-Husein。我和他打招呼，当他看见我时，想用毛巾遮住脸。我问他：“怎么了？你还好吗？”他回答说：“没什么。”当我上完厕所回来时碰到Ahmad al-Mustafa，他冲着我的脸大叫：“你干什么，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来上厕所。然而他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告诉他什么也没看见。我问他生发了什么事，他答道：“走开。不关你的事。”我肯定那个人就是Carlos，那天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Sheikh al-Husein。

问：你们在恐怖主义课程里面学什么？

答：首先他们在一个研讨会上给我们讲恐怖主义的定义。然后他们解释说恐怖主义是用来反对政权的，或向它们施压或迫使它们满足某些条件或要求。使用恐怖主义已有很久的历史了。例如印第安人用它反对美国人，爱尔兰人用它反对英国人。伊斯兰教徒也利用它，并证实很成功，因为伊斯兰教徒遵守《古兰经》“安法勒章”（战利品）中的警句：“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你们借此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以及他们以外的别的敌人，你们不认识那些敌人，真主却认识他们。…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在此基础上，伊斯兰教徒成功地利用了恐怖主义，巴勒斯坦人、伊朗人和埃及人的行动就是例子。这是因为他们虔诚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上了有关恐怖主义及其不同形式的各种课程，其中有搞爆炸、暗杀、绑架和车祸。我们精通了这四种形式。然后是最后项目。

问：有多少军官与你一起参加这一课程？

答：有12个苏丹人。

问：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答：我记得所有人的名字。

问：他们是谁？

答：Mahir al-Tayyib Ahmad、Anwar Ishak、Khalid Abkher、Yusef Husain、Yasir Ja'far、Ma'awiya al Baghid、Abu al-Qasim Hasan、al-Tijani Omar、Omar Sa'd和Wud al-Umda。

问：他们是什么军衔？

答：他们都和我同一期受训，都和我一样是上尉。

问：你说在课程结束后有一个最后项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答：这一项目是一种测试，评估我们达到什么标准，作为颁发证书的依据。每个人都得根据所授的恐怖主义课程，制定一项行动计划。每个人都得依靠其个人的技能，决定作什么。其中一些人选择Sheikh Hasan al-Turabi本人。我则决定选择奥马尔·哈桑·巴希尔将军。

问：你所指选择贝希尔将军是什么意思？

答：拟订一项以奥马尔·贝希尔将军为最后行动目标的假想刺杀计划。

问：是否有人要求你拟订一项刺杀一名重要人物的计划？

答：是的，但目标未定，是我选择贝希尔将军的。

问：那么，是任你选择的？

答：是的。

问：那么，请你向我们解释，根据你在课堂上所学，你将采取什么的步骤刺杀奥马尔·贝希尔将军。

答：讲员向我们讲述最后计划后，我们就分开了，还给了我们一些现金。我们所需的任何东西都提供给我们，使我们得以达成想望的目标。我选择贝希尔将军是因为我在安全局总部工作，同时我知道他的作息路线和时间，对我而言他是最容易的目标。我的问题是，从何处向他放枪？我选择了阿拉伯投资公司，因为它在总参谋部总部对面。那是一幢四层大楼，我走过去。我扮作一名商人，借探访我的一位名叫

Taj al-Sir al-Hadi的朋友为借口。我曾好几次在早餐时间到自助食堂,请他吃早点。在他的帮助下,我设法溜到大楼的顶层...换句话说,就是4楼。那个地点很适当,因为可看见贝希尔将军的官邸,官邸就直接在我站的地方下面,我发现距离只有925公尺。

问:你怎么算出距离的:

答:只是估计而已。之后,我拿着计划去见Abubakar Sharif al-Din上校,告诉他我已完成我的计划。我告诉他,我需要2万苏丹镑、一把可折叠的G-3式步枪、以及一架望远镜。我到总务处领了钱。然后,我去总部,领了一架望远镜,并完成了所有其他准备工作。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并需要监测者,与我同在安全局工作的一名上尉被派担任此职,另外还有一名来自严密安全局名叫Adil Hamd al-Nil的少校。我们一齐到该幢大楼,我把望远镜交给他们。

问:那是不是该公司的大楼?

答:是的,就是阿拉伯投资公司。我们从上午7时55分起便在那里,8时35分时将军出来。他总在大约8时25分、8时30分或8时35分出来。贝希尔将军在8时35分出来,臂下撑着拐杖,朝他的汽车走去。他的司机上前打开车门,并敬礼。接着,我校准望远镜的焦距,并告诉他们这是目标。他们问我此人是不是贝希尔,我说是,他们说“干得好”。然后他们向安全局报告。下午3时,卡洛斯自己来了,亲自监督这个计划。下午2时30分,我们返回该幢大楼。安全局人员已通知他们说有工作要我们做。我们一直等到下午3时,下午3时后,贝希尔将军走向他的官邸,当时卡洛斯在该幢大楼的4楼。

问:所以是你具体指出贝希尔将军在何时出外,何时返回的吗?

答:是的,我具体指出这两个时间。事实上,谢赫·侯赛因(卡洛斯)看了以后,认为理论上说,将军已死。谢赫·侯赛因本人会见他,并告诉他,他快要死了。因此我得到甲等证书,换句话说,在我这批同期受训的人中名列第一。他们给我一幢靠近人民药局的房子,以及一笔为数20万苏丹镑的钱。

问：给你房子是否是对你成功的最后计划的报酬？

答：那是承认我被接受为民族阵线的新干部。我成为第169号干部。

问：第169号干部是什么意思？

答：在组织内，是指我是伊斯兰民族阵线第169号军官。无论是在陆军，在警察局或在监狱局我都是第169号。

问：这是说你在民族阵线的资历地位是第169号？

答：是的，在民族阵线内是如此。为我们举办其他讲课和讨论会，都是关于如果发生政变（天呀！但愿不会发生）我们应如何应付颠覆政权的事。

问：你完成恐怖主义课程之后去了那里？

答：我在安全局总部对外安全处。我们从事巡逻，处理官方访问，以及执行例行任务。

问：你还在什么局处做过事？

答：我在监狱局工作；那是1996年。

问：你在监狱局的确切工作是什么？

答：我是自己请调该局的。其后，按照指示，我接到另一个任务，就是前往厄立特里亚。我对这个任务有点不安，因为我完全不清楚厄立特里亚，不过我开始问人，收集资料。

问：给你的指示来自何处？

答：来自安全局主任Muhammad Ahmad al-Hadi。我被任命为监狱局主管。

问：告诉我们你在监狱局总部的确切职务是什么？

答：首先，我把管理政治犯的事务同管理监狱的事务分开，接着我开始整理监狱卫生设施的维修工作。

问：这是在哪里？

答：在科伯监狱。

问：后来呢？

答：我收集了关于囚犯的资料，包括al-Hadi Bushra、al-Sadiq Abd al-Fatah中尉、Luqman al-Badawi Muhammad、al-Fonsi Matata和 Muhammad Yahya。我从他们那里取得资料，然后影印下来，分发给组内其他人。

问：谁供给你资料？

答：我从阅读报告和提出询问取得资料。安全局的领导们全都满足我的要求。

问：你是否在监狱局总部时被派执行厄立特里亚任务？

答：是的。

问：那就是从当时起你开始收集资料？

答：是的。

问：谁把资料交给你的？

答：安全局总部。由于有大量文件，我选择了其中一些，影印下来，并在组内分发。

问：谁在组内？

答：和我同去的渗透队，成员共34人。

问：你从Luqman收到什么资料？

答：Luqman告诉我，他去过沙特阿拉伯，在当地被强迫遣返苏丹。他一度试行返回沙特阿拉伯，因为他在当地留下一些货品。在他从苏丹前往沙特阿拉伯的企图失败后，他前往厄立特里亚，在该处受反对派团体吸引，加入了它们的行列。他在沙瓦营受训，然后从事监测工作。他利用一次侦察任务机会逃跑掉。

问：你有没有审讯他？

答：有。

问：这是在监狱内还是监狱外？

答：Luqman al-Badawi向阿布热梅和萨迪斯人民投降，然后被转解至卡萨拉，再被转解至法奥。从该处他被带到严密安全局，从严密安全局他联系上Raqib，请他给他的叔父贝利亚主任Muhammad Osman带信息。

问：是Beliya办公室主任吗？

答：是的。是Beliya办公室主任。

他的军衔是上校。他叔叔来将他释放，没有转送给我们。我收到关于他在卡萨拉审讯情况的报告副本。我们问卡萨拉的人。他们说，他们已将他送交军队。我们问军队，军队说已将他转送严密安全局，而严密安全局又告诉我们说他已被释放。因为我有他的地址，我就下令逮捕他。因此，他在Jebel Awliya他自己家里再次被捕。

问：你从Luqman口中得到哪些关于民盟的资料？

答：首先，我问他关于民盟部队的领导、武器、支援、训练、后勤及杂项供应等情况。Lugman告诉我上述一切情况。我不相信的唯一一点是，他说所有军官一旦加入民盟部队或较长时间经常前往民盟部队，就被调到阿斯马拉。

问：你了解到关于民盟部队武器和经费来源的哪些情况？

答：他说，一切来自中心，那里有总参谋部。他说从营地可看到中心的屋顶。

问：还有别的吗？

答：他没说的。他说外国记者曾几次前来访问他们。

问：Al-Sadiq Abd Al-Fatah中尉怎样？你有没有亲自审讯他？或有没有看到关于他的审讯报告？

答：我看到资料，而且的确也与他会过面。我们让他到安全局来。我坐下来与他谈了很多。Al-Sadiq是民盟成员。具体地说，他是在正统指挥部，曾去过肯尼亚。由于他与民盟有分歧，他才回到开罗。在开罗，他母亲看望了他。他有家庭问题。他母亲努力让他回苏丹，把他带到喀土穆。我是在喀土穆机场接他的人之一。

问：你有没有审问过Al-Hadi Bushra，或得到关于他的报告？

答：我没有见过他，但我收到关于他的报告副本。

问：报告是谁给你的？

答：安全局总部。审讯他的是Salah Bush，审讯地点在调查委员会总部。我得到了审讯报告。Al-Hadi Bushra说，他是正统指挥部的创建人之一。但指挥部抛弃

了其目标和指导原则。他反对一个国家公民之间的武装斗争。随后,他与Mubarrk al-Fadil(以及与所谓Kabbadah Sa'id将军(Abdulrahman)之间发生强烈分歧。这就是他返回喀土穆的原因之一。

问:你了解到这些档案后,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答:我通常将每份报告都复印35份,分给小组34个成员每人一份。一些成员通常在厄立特里亚境内执行任务,举行讲座,评估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局势。然后,我们分钱,给他们三天假期。

问:34人小组由谁选出?

答:我发现该小组时它已经存在。甚至当我在安全局工作时,我也不知道该小组存在,只知道担任我们司机的Fadil al-Tujani。

问:你记得小组一些成员的名字吗?

答:我记得参谋军士 Muhammad Salih、Mun'am、Muhammed Jamal al-Din、Adam Harun、Mujandal、Muhammad Ali 和 Akasha al-Tayyib。

问:这些人的任务是什么?

答:渗透民盟,收集关于民盟的情报。他们被指定通过三条线渗透:库尔穆克、加拉巴特和卡萨拉。我们于1996年11月14日星期四离开喀土穆,抵达 Medani (Siniyyat wad al-Majooub)。然后,运送库尔穆克小组和加拉巴特小组的两辆车穿过桥。我们进入Medani市中心,前往厄立特里亚圣战组织驻Marinjan办事处接 Sami al-Amin。

问:Sami al-Amin是否与你们一起执行任务?

答:是的,我把他带上。派他同一天走。

问:谁命令你进入厄立特里亚?

答:安全局总部作出决定,但我不知道发指示的人。我是从Muhammad Ahmad al-Adabi处接到指示的。

问:指示的性质是什么?

答：我在接任监狱管理局局长之前，就被告知，我有任务，将前往厄立特里亚。我问为什么让我去厄立特里亚。我刚刚从中非共和国回来，并曾两次去过乍得。我说，局里别的人很多。我被告知：“不行、现在就走，你明天上午动身。”因此我说，“好吧，”当时，我在安全局总部和Mahir al-Tayyib在一起。我给Mahir al-Tayyib打电话，他叫我去见他。我到那里时，接到指示，要我与34人的一个小组（包括我35人）一起前往厄立特里亚。我们的任务是渗透反对派部队，我的任务是将我所学到的用于实践。我说，“好，没问题。”

问：说说“你所学到的”指的是什么。

答：指恐怖主义。这之后，他们解释说，我的任务是刺杀阿夫维尔基。我说，“好，真主有愿，没有问题。”

问：他们为什么叫你加入民盟部队？

答：那是我自己的愿望。

问：根据你所收集的情报，你为什么选择去民盟部队？

答：我之所以要去民盟部队，是因为我从Luqman Badawi Muhammad处获得的情报说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总统与民盟很接近。他告诉我说，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经常访问设在阿斯马拉的民盟部队总部。这就是我要加入民盟部队的原因。

问：你想通过民盟部队达到什么目的？

答：我想以民盟部队和反对派作为掩护来刺杀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总统。

问：你在安全局时，有没有看到照片？你是否认识Abd al-Aziz上校？

答：是的，我认识他。

问：你如何认识他的？

答：我看过他的照片，是在空军当上校时拍的一些照片和当中尉时拍的一张相片。民盟部队名单上也有Abd al-Aziz Khalid的一张照片。

问：你有什么关于Abd al-Aziz Khalid的情报？什么人把关于他的情报交给你？

答：是Abubakar Sharif al-Din Osman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他本人及

其小组以及他在喀土穆东区工作的情况。他还告诉我他的一些工作和生平。细节已经忘记了,但他告诉我关于Abd al-Aziz Khalid的情况之前,我就知道他是谁。我一到萨瓦,就看见他。据说他在该国引起轰动,但他穿的衣服与其气派毫不相称。我见到他时几乎认不出来。我去了广场,翌日才回来。Ali Yasin问起我的情况,并告诉我,领导想见我。所以我去见领导,跟他打了招呼。

问:谁与你去卡萨拉?

答:有一伙人比我们先到卡萨拉。我们早上1点钟左右抵达,也可能是2点或1点半,确切时间我不记得了。我们去卡萨拉旅馆。Mahir al-Tayyib Ahmad与我一起去,他是行动处的。

问:他是什么军阶?

答:是我这批同期受训的人中的上尉。Mahir al-Tayyib Ahmad 和 Sami al-Amin。

问:为何带Sami al-Amin去?

答:他是我招募的。他与我关系密切,我就像他的兄长或叔伯。他非常尊敬我。我带他来,因为我接到安全局领导人的情报说,房管处的人会发给我们400块地盖房。据说,他们将按年资将地分给参谋军士或军阶更高的人。Sami没有资格分享。但我想,如果我带他来,以后被提升为中士,或许会有资格分得一块地。这是我带他来的原因。此外,Sami是一个得力的助手,可以帮我洗熨衣物。

问:他知道这项任务吗?

答:他不知道。Sami完全不知道。他在卡萨拉问我“有什么任务?”,我跟他讲,“不要问我。”他在萨瓦见到我,交给我一份乍得人称为通行证的证件。我问那是什么,然后把它撕碎,我说“这种证件有什么用?”他问我执行什么任务,我跟他讲“不要问,没有任务。”

问:你在喀土穆训练部队时,如何筹措经费?他们给你多少钱?

答:我付每人250美元和75万苏丹镑。

问：换句话说，共付给34个人？

答：对。

问：谁带钱去？

答：我从总务处取的。

问：你自己有没有用钱？

答：有，我用了。

问：就你而言，这次行动指定用多少钱？

答：7百万苏丹镑和1 000美元。

问：是供该次行动用的？

答：对，是供刺杀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行动用的。

问：进入卡萨拉的一伙人之中有没有军官？

答：没有军官。这些人由参谋军士Muhammad Salih率领。

问：该次行动有没有军官参加？你是不是唯一的军官？

答：在整个任务中我是唯一的军官。

问：与你一道上课的其他军官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参加？

答：老实说，我去安全局问过，“我是唯一跑来跑去的人。其他人呢？为什么其他人没有任务？执行任务的人只有Mahir和我自己。”Mahir已去了，我也去了。

问：Mahir去哪里？

答：Mahir已去了埃塞俄比亚贡德尔，但后来被调到别处。Awan、Al-Sudan al-Hadith和al-Ingad等报纸就是这么说的。

问：报纸怎么说？

答：它们刊登采访他的谈话。

问：你抵达卡萨拉后做什么？

答：我抵达卡萨拉后就在旅馆过夜。半夜我与Sami一起去见Mahir，并告诉他：“开这辆车走吧。”他说，“不，我不走。”我说，“走、去安全局。”他后来走

了。翌日早上他回来,开始为我收集关于卡萨拉办事处和卡萨拉情况的情报。我告诉他,我想去安全局。但他说,“不,不要去那里。安全局有许多人想获得通行证进入厄立特里亚。别想去安全局了。就留在旅馆吧,你的事全部由我办。”我说,“那好,没问题。”他去了再回来,向旅馆来回跑,并开始向我提供情报。他告诉我,他可以为三个人取得通行证,然后假装苏丹境内的商人进入厄立特里亚,并佯称与他们有生意来往的人骗取了他们的钱财,所以想进入厄立特里亚找他们还钱。关于组内其他人,他说,带他们去就行了,通行证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你必须割断与他们的一切关系。”但Sami与我一起在旅馆,他问有什么任务。我跟他讲“Sami,不要问我什么任务了。”Mahir为我收集了所有情报,并与一伙人走了。所以我放弃了对这伙人所负的责任。组内剩下的人在参谋军士Muhammad Salih的率领下来到Hikmadar旅馆与我在一起。Sami和我在旅馆,他又问执行什么任务。我告诉他不要问。但他说,“为什么不能问?我想见见我的家人、我不想住在旅馆。”我告诉他可以去见家人,但每天早上和傍晚都必须向我报到。他照我的话做了。Mahir收集情报时,晚上经常来我处,我们到警官俱乐部讨论各种问题。他肯定地对我说,我无法进入厄立特里亚,在边界就会被逮捕。首先我必须把钱留下,然后把行李和衣服也留下。我告诉他,我会这样做。那时是16号傍晚,我们在卡萨拉警官俱乐部。17号早上,我们在旅馆,Mahir来了,Sami跟着也来了。我叫Sami将行李和钱送到我的叔叔Abubakar Adam Abdullah将军那里。他是苏瓦港海关主管。Mahir告诉我关于他及其妻子的情况。他说,他需要钱,所以我给了他50万苏丹镑,也给了Sami6百万苏丹镑和1 000美元。他拿了钱就走了。当天我租了一辆汽车,一直把车开到民盟部队驻特瑟内办事处。

问:你乘谁的车进入厄立特里亚?

答:是一个公民的车,但我不知他的姓名。我是自己认识他的,也是通过Mahir认识他的。如果你见到Mahir,会觉得他是Halfa或苏丹东部人。我们自称商人,有人偷了我们的钱,我们获悉此人已去Tessenai,询问旅馆主人,我们想去那里,但需要一辆车。他说:“你们想用合法手段找车,还是私下找一辆车?”我们说:“私下找

吧。”于是他就开始找车。当时Sikafa运动会刚刚开始,旅馆主人说,大家都很害怕,因为当地治安管得很紧,没有办法找到车。我要他试一试,因为我想立刻就动身。17日一早他带来一人,那人会带我去。他带我去民盟部队。半路上,我们遇到士兵,他们朝我们开火。结果Mahir就跑了,我们两人进了厄立特里亚。到那里后,当局相信我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在我到达之前,Mahir确信我已被捕。我知道他以为我遇到了麻烦。

问: 你从哪条路进去的?

答: 我们是走Kassala-Abu Jamal-Tessenai路线。

问: 到Tessenai之后,你去了哪里?

答: 我去了民盟部队办公室,同他们在Tessenai的一些成员见面。我就和他们在一起,谈论民盟部队,但我并不很留意他们讲的话,因为我在不少地方都听到过。而且这些话与我并不相干。三天后,Ali Yasin来找我,说:“我们去营地吧。”我们就一起去萨瓦。

问: 到萨瓦后,你遇见了哪些人?

答: 我觉得他们都是为某种事业而奋力战斗的人,还有一些人神秘地出了国,把家人留在苏丹。我在萨瓦见到这些人的生活十分艰难,我想他们为什么要到这荒山野地来,吃“shiro”和“hunay”等这些糟糕的食物,还常常挨饿。所以,我就能了解和理解民盟了,记得有一天,我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他们是最真诚最崇高的苏丹人。”

问: 你是怎样开始执行你的计划的?

答: 我刚到萨瓦时很焦急;我期待得到肯定的信号可以去阿斯马拉。

问: 什么样的信号?

答: 民盟部队给的信号,给我一个任务去阿斯马拉。这是Luqman al-Badawi说的意思。我期待着随时可以上车去阿斯马拉。可是这个期待落空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非常焦急。所以我就开始假装曾被地雷炸伤而脊椎疼痛。我希望他们让我去

阿斯马拉治疗背脊,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问:你早先提到,在喀土穆时,民盟部队给你看了阿卜德·阿齐兹·哈立德的照片。你有哪些关于民盟部队的情报?

答:我获得的情报是,民盟部队是我们在东部地区的目标和唯一的严重威胁;他们制造许多麻烦,他们上一次的攻击发生在Abu Qamal。我从我的小组以外得到了一些情报,获悉还有一个小组要来干掉阿卜德·阿齐兹·哈立德。安全局有他的照片。所以,就要组织一个小组,如果情形允许的话,就可以从民盟中将他干掉。

问:这是不是另一项任务?

答:是的,这是另一项任务;会有其他人来。

问:你知道要来的那些人姓名吗?

答:还不知道。

问:Luqman给你的情报说,军官在萨瓦和阿斯马拉两地之间可以自由行动,如果依照这项情报,你完成到达阿斯马拉的任务,如果你设法到达阿斯马拉,你计划如何暗杀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总统?

答:我首先会跟踪总统的行动,观察他的环境,弄清他的活动日程、他的约会和他的行动,以及他排定的会议。譬如,一星期中每天都宣布他与部长们的会议。我会观察这类事情。我已经知道会有两个问题:不可能在他往返办公室或住宅的途中干掉他。要暗杀他,只能在他下车往家里走的时候,或者是下车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或者是下车走向讲台发表演说时,要不就是举行讨论会时,或是在外面行走时。他在车里时,不能下手。

问:为什么?

答:因为国家元首的现代化汽车都安装甲板。假如你埋伏在路上,开枪击中玻璃也没有用,因为汽车是防弹的。

问:你计划怎样杀害他?

答:我有许多计划。我对民盟部队作了详细的研究,因为Luqman al-Badawi告

诉我,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是民盟部队指挥官阿卜德·阿齐兹·哈立德的挚友,常去他家。我常常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但是,他反复加以证实,所以我就深信不疑。晚上八点钟,我们开车出去,转了一会儿,我们在外用了餐,回来后在屋顶上铺了床,继续谈论总统是阿卜德·阿齐兹·哈立德朋友一事。

问:你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期间,是否为执行这种活动而专门学习了什么东西?

答:是的。在恐怖主义活动课程中,我们学习了集体暗杀和个别暗杀。个别暗杀最容易。你可以在人群中执行任务,然后扔掉武器。你可能和涉嫌的许多其他人一起被捕,也可能和他们一起受酷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装聋作哑;他们可能折磨你一会儿,可是后来就会放你走。假如任务没有完成,计划不完善而告失败,也许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杀,使自己的组织和派遣者免受国际谴责。

问:为什么对阿夫维尔基总统选择个别暗杀?

答:因为大家有了经验教训。我和Ghazi Salah al-Din讨论了此事,他说,绝不能再犯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暗杀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时相同的错误。他说,阿斯马拉已经采取了充分防范措施,那里没有伊斯兰组织。那里没有此种组织。阿斯马拉不存在我们可以宣称有关系的任何倾向。他说,他不愿意评论个别暗杀是否妥当,因为我受过恐怖主义学训练,他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问:你在哪里和Ghazi Salah al-Din进行这番谈话,你在哪里遇见他?

答:在安全局。Ghazi Salah al-Din经常到安全局总部来。

问:在什么地方?

答:在安全局总部。在al-Dabi的办公室。

问:你们谈话时,al-Dabi在场吗?

答:对:在场的人有al-Dabi、Ghazi Salah al-Din和Ibrahim Shams al-Din。

问:对于这项行动,他们是否向你作了详细解释?

答:是。

问:他们为什么决定用个别执行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

答：他们决定由一个人执行这项任务，因为一个小组不可能渗透进去。他们自己的研究表明，如果偷渡进三至四人，就可以执行这项任务。但是，事实表明，这样一个小组无法进入厄立特里亚或埃塞俄比亚。所以，他们坚持应该由一个人来完成这项任务，于是就选择由我来执行这项任务。

问：安全局为你执行这项任务规定的时限是什么？

答：我们得到的指示是执行任务并于1997年4月底之前返回。如果到1997年5月10日我们还未回来，就认为我们失踪了。

问：那么规定的最后期限是4月底吗？

答：4月底是我们应返回的时间，也可以晚几天，到1997年5月10日，以后就假定我们失踪了。

问：你前几次说过，他们给了你700万苏丹镑和1 000美元用于执行任务，你还说你把收到用作行动经费的这笔钱给了你的伯父。所以你没有钱。你是打算如何为行动提供经费？

答：我确实把钱从卡萨拉送回了苏丹港，我指望能把这笔钱送到尼亚拉交给我，我好盖自己的房子。至于在厄立特里亚的钱，我能够得到，因为我有干部驻在厄立特里亚。有我的伯父al-Tijani Sisi，我一到阿斯马拉就试图通过信件与他联系，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安全局的一个名叫Masa的官员，请他把信寄给开罗的al-Tijani。只要我的伯父al-Tijani Sisi一收到信就会通知我的另一个伯父Ibrahim Ahmad Direij。如果我在阿斯马拉见到他，我就可从他那里拿到钱。

问：你与Ibrahim Direij是什么关系？

答：他是我的伯父。

问：根据什么你打算向他要钱？

答：我会告诉他，我到了厄立特里亚，是难民，非常困难，我人在阿斯马拉，疲惫不堪，情况很不稳定。他得到这样的消息就会同情我，会立刻帮助我。

问：一旦事成将给你多少物质报酬？

答：报酬很高。

问：他们有没有具体说是多少？

答：他们没有告诉我有“多少”，但Mahir告诉我：“但愿我们获得成功。一成功，我们两个就都发财了。”Mahir是我的朋友，我们同时被录用，他同我很亲密。我出差时都是Mahir替我领工资。我们的密切程度就是这样。

问：你有没有考虑过行动有可能失败？

答：根据我收集的情报，没有失败的可能。这里我要告诉你，我当时打算6月结婚。万事俱备。

问：所以你有把握行动会成功？

答：我完全有把握行动会成功。我觉得完成任务后回来结婚是理所当然的。

问：如果行动失败了呢？

答：我认为不会失败，如果行动失败，如果我感觉到会失败，我会不声不响地返回苏丹，不去试图实施刺杀行动。

问：你如何估计行动不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答：我会自己进行估价。我一直自己进行研究并不断加以补充。我心里一直在推敲我的各种方案和构想。如果我觉得有95%成功的可能性，有5%失败的可能性，我就会放弃尝试，因为我不想冒险。由于有5%的风险，我宁愿根据我收集的情报和我自己的研究做些别的事情。我知道我会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并被杀掉。我不打算容忍这些，因为我要结婚。因此我必须靠我自己的智谋回来。如果我没有成功，我曾发誓要回来把计划交给他们。也许他们会派别人去。

问：你们在局内有没有讨论过不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答：他们很有信心，没有任何我们可能失败的表示。他们告诉我：“我们必须干掉伊萨亚斯，我们完全有信心杀掉他。”

问：审问时你说一些厄立特里亚人被选送到希兹布拉。这情报是否准确？

答：准确。

问：他们有多少人？是什么时候送去的？

答：是在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10月访问喀土穆之后。他访问一周之后，从厄立特里亚圣战运动中选了一个连的圣战者。这是来自苏丹、乍得和尼日利亚的圣战者混合连。人员国籍不同。他们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栋戈拉机场到大马士革，从那里用车运送到南黎巴嫩。

问：其中有没有厄立特里亚人？

答：有，有一个连完全是厄立特里亚圣战者，另一个连是混合的。

问：为什么要派他们到那里去？

答：为了发动圣战，解放耶路撒冷。

问：还有希兹布拉？

答：是的，还有希兹布拉。

问：监督这次行动的是什么人？

答：全体政治领导人，包括纳菲博士和所有来自安全局的人，包括Ibrahim Shams al-Din。

问：这次谈话是什么时候？

答：是10月，拉夫桑贾尼访问一周之后。是运送该部队的时间。

问：你前面提到在苏丹有各种圣战者组织的营地。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营地的详情和所在地？

答：就厄立特里亚圣战运动而言，他们的营地是在苏丹东部的吉尔巴、法奥和马哈塔11号营地。就乌干达Lords抵抗军而言，其办公地点在喀土穆，其成员是在喀土穆招募的，但培训地点是在朱巴。

问：他们的营地是在朱巴吗？

答：是的，是在朱巴。

问：埃及人呢？

答：埃及人是在靠近阿特巴拉一个叫做瓦迪奥马尔的地区训练的。后来他们

被调到阿布辛贝营地。

问：你是如何得到这些情报的？

答：这些营地我都去过。我去过的最后一个营地是埃及圣战运动的阿布辛贝营地。

问：谁和你一起去这个营地的？

答：谢赫·哈桑·图拉比。

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一次视察访问。谢赫·哈桑·图拉比对埃及圣战者很不满意，因为他们不诚实，花钱很多。他说了很多有关他们的事。当时，我记得开罗的某个旅馆或什么地方出了事，一些希腊人被杀。Sheikh Hasan al-Turabi在谈那个事件。

问：为圣战运动营地提供了什么便利？

答：从我们这里，他们得到的支持是给养和现金。

问：给养和现金及你们提供的所有其他便利是哪里来的？

答：是伊朗提供的支持。

问：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支持？

答：伊朗提供的支持是硬通货，但我们给他们苏丹货币。

问：武器是哪里来的？

答：是从苏丹来的。

问：但是苏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武器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答：武器来自伊朗。

问：什么类型的武器？

答：爆炸物是伊朗和克罗地亚的。至于其他武器，卡拉奇尼科夫式冲锋枪来自伊拉克。但在埃及进行的大多数行动使用的武器是在埃及由新招募的人内部提供的。

问：你前面提到你知道有两个连前往黎巴嫩南部。那两个连从什么地方出发？

答：一个连从吉尔巴出发，抵达喀土穆。原以为这个连从喀土穆出发，但是计划改变了，他们从栋古拉机场出发。

问：为什么？

答：理由是喀土穆机场太拥挤。

问：你说拥挤意思是有安全上的危险，有人可能发现是怎么一回事，是吗？

答：是的。他们改到栋古拉机场，我本来要与他们一道去，他是后来有情况使我没法去。

问：另一个连呢？

答：另一个连是伊斯兰圣战者混合连。

问：他们是如何将他们从栋古拉运去的？

答：搭乘向法国租用的一架飞机。事实上这些租用的飞机是来将紧急粮食援助运到在苏丹南部的朱巴去。在需要时，我们就用这些飞机。

问：换言之这些飞机是租来运货的，但是苏丹政府把它们用在别的用途上，包括栋古拉行动？

答：栋古拉行动是要将他们从栋古拉机场运到大马士革。

问：关于伊斯兰阵线和该政权这个题目，我们想知道伊斯兰阵线领导和该政权在参与和贯彻各种恐怖主义任务方面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答：伊斯兰阵线的作用是在该地区提供领导。至于该政权，其领导人就是伊斯兰阵线的领导人。他们是作出决定的人，我们只是必须加以执行。

问：我们要知道他们的作用，不是你的。

答：他们的角色是作思考者、领导者。

问：他们向恐怖主义敞开国家大门。问题是他们如何监督那些活动？

答：有特别的人负责贯彻这种活动。他们包括加齐·萨拉赫丁、纳菲·阿里·纳菲博士以及象Ibrahim Shamsal-Din这样的人、奥马尔·贝希尔将军本人、以及象谢赫·哈桑·图拉比这样的人。他们是主持这些活动的人。

问：执行和分配方面如何？

答：执行和分配？

问：纳菲·阿里·纳菲是安全局的，他被任命为农业部长。纳菲·阿里·纳菲和安全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纳菲·阿里·纳菲博士在安全总局一直是我们的主任。他从来没有不来，早上、黄昏、晚上都来。至于他去农业部一事，我不知道这事。

问：他是否一直在安全局？

答：他一直在那里，所履行的是他的指示，他密切注意做了些什么。

问：你说在安全局调动了34名成员；如何使他们聚在一起？

答：他们是在11月初被调动。那时我在监狱安全总部。他们那时的领导人是 **Mahir al-Tayyib Ahmad**。我一结束工作就加入他们。我一加入他们演讲就开，由萨拉赫·布什准将、**Abubakar Sharaf al-Din** 和 **Mahir al-Tayyib Ahmad**讲。萨拉赫·布什准将吩咐我们监测反对派以及反对派从以色列、美国和厄立特里亚获得的用品、武器、弹药和援军，并且记录其数量，评估其兵力和领导。他说这是查出是否有人不能完成该任务的一个试验。每个人都愿意履行这项任务。

问：当时萨拉赫·布什从安全局调动34人时，哪些人确实来自该局？

答：他们是萨拉赫·布什准将、**Abubakar Sharaf al-Din** 上校和 **Mahir al-Tayyib Ahmad**上尉。

问：你前面说过为这群人安排了庆祝开斋；是在什么时节这样做？

答：我们通常在每星期的星期一和星期四禁食，这次庆祝是在1996年11月14日星期四。

问：在庆祝时有谁在场？

在场的是奥马尔·贝希尔将军、**al-Zubir Muhammad Salih**将军、**Hasan al-Turati**酋长、**Sharif al-Din Bannega**、**Muhammad Ahmad al-Dabi**、**Hasan Dahri**、**Bakri Hasan Salih**和**Hasan Salih**(严密安全局主任)、在场的还有

Majzub al-Khalifa(喀土穆省长)、Badr al-Din Taha(前任省长)、Ibrahim Shams al-Din及一些外国朋友、伊朗人、阿富汗人和巴勒斯坦人。

问：是否每星期在星期一和星期四都举行这种庆祝？

答：是的，在禁食一天后在每星期一和星期四都举行。

问：你说过在开斋后为所有将离开的人举行祈祷，为什么要这样？

答：为将离开的人举行祈祷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会回来。这个办事处已在国外遭受惨重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要为那些将离去，而且可能遭受审问和酷刑至死的人祈祷。

问：有人讲话吗？

答：没讲什么。我们为那些将离去的人祈祷，然后我们喊“好啊，穆罕默德。”然后我们很快离去。

问：你自称是军官，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

答：这是领导计划的一部分。领导获得的情报是苏丹民盟部队是由陆军的人组成的。他们因此将军官分类，发现第8训练班的全体新兵除四人外都来自该办事处，那四人是在国家福利部的，是苏丹境内的商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吩咐我要说是属于第8训练班。

问：他们给你关于第8训练班的资料吗？

答：是的，我获得关于它的资料。我在盖贝特受训，于1985年毕业。他们给我许多新加入者的名字，我记得其中一些，包括在福利部的那四个人。

问：挑选第8训练班是根据什么？

答：因为他们都还在安全局。还有那些在国家福利部和在苏丹的人从来没有出过国。所有他们让我说我属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民盟部队包括形形色色的人。

问：你在声明中说，你在接受为此前来这里的任务之后，按照赫拉赫·布什将军的指示，录下了你的自白。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份自白？

答：这份自白是在11月12日录下的，当时我请假三天。11月12日，Mahir al-tayyib打电话给我说，旅长要见我。我表示同意。见到旅长时，他给我打招呼，并拿出一张纸，上面有字。我开始看。我问“长官，这是什么？”他说“我们要你亲自作出这一声明并进行录相。”我说，“为了什么？”他答，“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你必须向录象带宣读。”我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就把我从这次任务撤下来。”他说，“不是这样，你首先是个人，其次你将和一个小队一起行动。小队某个成员很可能遭到安全局的审问，并供出真相。而且你自己也有可能被捕并坦白。如果这样，这份磁带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文件证据，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辩护。”我说，“这怎么会是辩护？”他答，“这对国家对你个人都是一种辩护。”我说，“好吧，但现在没有时间我脑子很累了。我需要时间背出这份声明然后再录音。”他说，“没有问题。我们把它写在黑板上。”于是他们把声明写在录相机后面的一块黑板上，我就作了录音。”

问：自白内容是什么？

答：自白大意是：“我个人属于民族民主联盟，参加了民族民主联盟制定的一个计划，要在1996年斋月期间奥马尔·贝希尔将军访问中非共和国时暗杀他。我们这个小队受亚西尔·阿尔曼监督，我们的行动是从埃及的阿期旺开始。这是一项埃及制订的计划，并得到埃及支持。我们的小队首先抵达乍得北部的Faya-Largeau，然后前往Dabba。计划失败了，我在乍得与中非共和国交界处被捕。我被押往喀土穆，并被监禁8个月，随后在一次大赦中释放。”

问：对于应该把你释放的大赦来说，你是否要承担任何义务？

答：是的。我们要宣誓。任何人被释放通常都要宣誓，他们要我作同一宣誓，内容如下：“以真主名义，我宣誓忠于民族救亡革命，不会对民族救亡革命进行任何颠覆活动，或是任何有害于公民或民族的破坏活动，我将忠实于民族救亡革命，绝不透露我在监禁期间看到的任何情况。”

问：Abubakr Sharaf al-Din上校在行动中发挥什么作用？

答：他是行动的总管。他提供资金，是行动的首要负责人，并向局长汇报。

问：开展行动你们需要武器。你们要从那里去获得执行行动使用的武器？

答：我要加入民盟部队，这是一个武装组织。所以我可以从部队得到武器，直到任务完成。

问：你这是什么意见？

答：执行任务所用的车辆和从前线开往阿期马拉的车辆必定载有武器。所以我能够用某种办法获得武器。

问：这个政权为什么要暗杀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总统？

答：这个政权对于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总统掌权十分担心，因为厄立特里亚政权，或是厄立特里亚政府庇护苏丹反对派，并向他们分配领土，提供支助以及军事专长。为此政府决定清除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原因是暗杀行动可能会在厄立特里亚造成政治动乱，而这有利于伊斯兰民族阵线。
